

宋遼金元方志輯佚

劉緯毅 王朝華 鄭梅玲 趙樹婷 輯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遼金元方志輯佚

劉緯毅 王朝華 鄭梅玲 趙樹婷 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遼金元方志輯佚/劉緯毅;王朝華;鄭梅玲;趙樹婷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25-5973-2

I. ①宋… II. ①劉…②王…③鄭…④趙… III. ①地方志—中國—宋遼金元時代 IV. ①K29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25126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宋遼金元方志輯佚

(全二冊)

劉緯毅 王朝華 鄭梅玲 趙樹婷 輯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惠頓實業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37.875 插頁 6 字數 920,000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5973-2

K · 1398 定價: 12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前言

方志者，“地志之歷史化，歷史之地志化”也。具有“明天下，察郡邑，振紀綱，敦教化”之功能，實為“治國安邦之輔翼”，因而自古以來歷朝各代無不重視方志。

《周禮》載：“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又云：“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中，發現戰國時期秦王嬴政八年（前239）的七幅秦國木板地圖，載政區、聚落、山脈、河流、關隘、廟宇、森林等文字記注八十二條，證明《周禮》所載“土地之圖”並非後人之假託。

漢武帝深知“明于下而智於上”的古訓，為掌握地情，建立了郡國呈報“計書”的制度。《隋書經籍志》謂：“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由此產生了朱贛《地理書》、應劭《地理風俗記》、《巴郡圖經》等很有影響的方志。

隋煬帝“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等鉅製。

唐太宗李世民批准其四子李泰修纂《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德宗建中元年（780）還規定諸州圖經每三年（後改為五年）造送職方。現存有《沙州圖經》、《壽昌縣圖經》等等。元和年間宰相李吉甫為“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先撰《元和國記簿》，繼而修纂《元和郡縣志》四十卷。

北宋八位皇帝有二十多次或詔修、或檢閱、或察問、或褒獎方志。開寶八年(975),宋準受詔修定《諸道圖經》。樂史編纂的《太平寰宇記》,開啟了方志必列人物、藝文的新體例,樹立了方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特別是南宋時期總志和郡邑志,猶如雨後春筍。據《宋朝方志考》,郡邑志有一千零三十一種,另加總志四十種,達一千零七十一種之多,為漢唐方志五百五十六種之近兩倍。

元世祖忽必烈嘗命著作郎“大集萬方圖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里無外之大”,其後修《大元一統志》一千三百卷,弘揚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光輝思想,為明清所效仿。郡邑志也形成行省一路一府一州一縣系列,奠定了明清方志的格局。

但包括方志遺產在內的文獻古籍,歷史上卻屢遭嚴重毀壞。隋代牛弘列舉“五厄”:一為秦皇焚書,二為王莽燔宮,三為董卓禍亂,四為劉淵陷洛,五為蕭繹毀書。明代胡應麟歷數隋唐至宋末又經歷五次大的災厄:一為隋煬帝被殺,一時大亂,圖書被焚;二為安史之亂,文獻損失殆盡;三為黃巢入京,書籍被焚;四為靖康之難,圖籍散佚無算;五為伯顏攻入臨安,圖書禮器洗劫一空。其後李自成、太平天國造反時,不僅官府所藏書籍遭嚴重毀壞,連私人藏書也難於倖免。如吳偉業私藏古籍就被焚於一旦,其作詩以記其事:“金元圖籍到如今,半自宣和出禁林。封記中山玉印在,一般烽火竟銷沉。”再如太平軍所到之處,凡遇儒家經典,“不投之於溷廁,則置於水火”。(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因而加上前述的“十厄”,當為“十二厄”。此外由於保管不善,如蟲蛀、鼠齧、濕黴、火患等,也是圖書散佚的重要原因。致使漢唐宋元古籍存世者不及百分之一。

不幸之中值得慶幸的是,古代一些類書、地志、史注、文集中多徵引當時存世、而後世亡佚典籍中的文字,嗜學者視為遺珍予以鉤沉,遂產生了輯佚之學。世人多據章學誠《校讎通義》,謂輯佚始於南宋王應麟之《三家詩考》。然近世著名藏書家葉德輝則稱北宋已有輯佚

之書。其《書林清話》卷八《輯刻古書不始于王應麟》謂：“古書散佚，復從他書所引搜輯成書，世皆以爲自宋末王應麟輯《三家詩》始，不知其前即已有之。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中，有《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云：‘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總《意林》及李善《文選注》、鮑照《舞鶴賦》抄出大略，今真靜陳尊師所書即此也。今此本既精善，又筆勢婉雅，有昔賢風概，殊可珍也。’據此，則輯佚之書，當以此經爲鼻祖。”元明之際陶宗儀，仿宋曾慥《類說》例，採摭漢魏至宋元之作，編《說郛》百卷，其中漢唐宋方志近百種，爲輯佚方志之嚆矢。清代爲輯佚之鼎盛期，其中輯方志者有王謨《漢唐地理書鈔》、陳運溶《麓山精舍叢書》、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等等。但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諸如秘藏館閣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無從獲見，即如《齊民要術》、《政和本草》等子書，亦未能利用，致使諸家輯佚的古方志多有遺漏。

有鑒於此，從上世紀 80 年代初，我即開始利用業餘時間進行古方志輯佚。1983 年，《山西師範學院學報》、《山西大學學報》分別發表拙文《〈上黨記〉輯佚》、《〈太原事蹟記〉輯佚》，引起時爲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副會長董一博的關注。1997 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拙輯《漢唐方志輯佚》一書。儘管書中所收是殘編斷簡，甚至片言隻語，但仍被方志學家傅振倫認爲“麟光片羽，彌足珍貴”。

此後我即正式開始對宋元方志進行鉤沉。雖經多年實踐深感這是一件耗時費力的辛苦事，是冷課題，但出於歷史責任感，我仍孜孜不倦，樂此不疲。也體會到披沙揀金，其樂無窮。至 2009 年春，《宋遼金元方志輯佚》書稿大體草就，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簽訂出版合同後，由於不諳電腦，遂即邀請我主編《山西古今人名詞典》的撰稿人王朝華、鄭梅玲、趙樹婷等參與此書的後續工作。近兩年來她們在查閱古籍、搜集佚文、核實文字和編輯、打字等方面均付出了心血。侄兒劉鐵也往上海圖書館查閱圖書，使得本書得以早日正式脫稿。

本書共收宋、遼、金、元亡佚方志一千零八十七種。其中宋志七百九十四種，遼志四種，金志二十八種，元志一百七十九種，宋金、金元、宋元之間不能確定某朝者八十二種。由於佚志分散於類書、史書、地志、別集中，其史料之珍貴自不待言。這裏略予提示。

一、建置沿革，歷來爲方志的首要記載內容。本書所載多有史書、地志漏載者。如《金大定晉陽志》載之“平晉軍”（其地在今昔陽縣）：“宋初用兵攻河東，曹彬首下樂平，於乾德三年升爲平晉軍。太平興國四年，復攻河東，劉繼元降，以廣陽縣地當要衝，又先克復，乃升爲平定軍，廢平晉軍，復樂平縣以隸焉。”

如宋《（延安府）職方考》載“故雲岩縣”（其地今屬宜川縣）之置廢遷徙甚詳：“後魏大統二年于薛河川置永平縣，屬義川郡。十二年更爲雲岩縣。因邑界雲岩山以爲名。大統九年，大水漂蕩，移于桑樞原。隋開皇三年移就廢樂川縣。大業二年入義川縣。唐武德元年復置於回城堡。又逢陰雨，積水不通。咸亨四年移居庫利川，復爲河水沖注。宋開寶三年移于東南一百步。熙寧七年廢爲鎮，併入宜川。”將二次置廢、四次移治記載如此詳確，爲明清方志所莫及。

再如據《皇朝郡縣志》，今常德市在五代梁時嘗改武平軍爲武順軍，後世史書、地志均遺漏。

二、水是生命之源，歷來方志均不厭其煩記述河流、湖泊、渠堰、陂塘、井泉等。如《句容縣志》以二千七百多字詳記“赤山湖”之水域、水深之瀛縮，灌溉田畝之增減，與東吳至南宋七百余年間水工建設、水利糾紛及有關鄉鄰等，爲後人所莫知。《合肥志》載錄五百六十二處陂塘以引起人們的關注。對興修水利爲民造福的官吏，方志總要記載一筆。《涪陵志》謂：“涪之地，舊來少有井泉。太守張濬，唐光啟中，乃窮山泉之源，以竹導其流，民賴其利……今千福院有濬之記存焉。”《輿地樞要》載延安府之暖泉井，云：“暖泉井在延安府之西，居南北兩河之際。河水深濁井泉苦。北泉七眼，其味甘美，冬溫

夏冷。遇大寒眾泉凍，此泉流溢不減，甚濟居人。”

堤堰上所設聚水、放水的斗門，是江南廣泛施行的水利工程，但管理不善亦有弊端。如《永寧編》云：“元豐役法温州斗門埭戶一百六十有三人，並支雇錢。其後廢弛，惟令埭側居民一夫管之。當啟閘時，水力既大，一夫不能支，故多抵難，或僅揭一二版以爲欺人。但見水溢板而出，不悟其下板不盡，故無以紓淹浸之患，或當蓄水之時，私自啟閘以通運載，非惟走泄淡水，且使鹹流入河，實關重患。其間又歲久穿漏，名具實廢者，有司宜察焉。”

三、物產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质基礎。《蒼梧志》首次記載當地出產的米、藥、花、果、瓜、樹、竹、草、菜、獸、禽、畜、魚、蟲共十四類二百六十七種。至於特產則多詳加記述。如久負盛名的“建安茶”，《（建寧府）圖經》是這樣寫的：

北苑焙，在府城東。建安出茶，北苑爲天下第一。楊文公《談苑》云，建州茶，陸羽《茶經》尚未知之。日近方有蠅面之號。每歲不過五六萬斤，今歲出三十余萬斤。凡十品，曰龍鳳、□茶、京挺、的乳、白乳、頭金、蠅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與，丁謂爲《北苑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法，今行於世。

楊貴妃所嗜之荔枝，即取之於涪州。宋《涪州圖經》載：“相傳城西十五里有妃子園，其地多荔枝。昔楊妃所嗜，當時以馬遞馳，載七日七夜至京。人馬多斃于路，百姓苦之。”

象，早在三國吳萬震《南州異物志》就記載其特徵。但關於象的馴養，其記載則始於宋《建武志》云：

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佛書云：“白象，又云六牙。”今無有。象以鼻爲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安南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縛欄道傍，中爲大窠。以雌象前行爲媒，遺甘蔗於地，傳藥蔗上，雄象求食蔗，漸引入欄。閉其門，就窠中教習馴擾之。始甚咆哮，

奔深不可出，牧者以言語諭之，久則漸解人意。不馴則告之云‘當爲爾引雌來’，即聽從。又爲立名字，呼之則應。牧者謂之象奴。蠻酋出入多乘象。其貢中國者，背施鞍轡御座，號羅我象。額編金鈴數十枚，行則琅琅然。交人有犯惡逆者，臥之地，使象蹴殺之。

四、水陸通途方面，書中有歷來稀見的記載。如《萬州圖經》，記萬州至臨安的驛站擺鋪情況，謂：

擺鋪遞，紹熙三年制置丘公密所置也。自成都至行在凡四千二百餘里。公謂邊防軍政事體甚重軍期，擺遞事多，稽遲恐緩急之際有誤機會。於是奏擺鋪三：自成都至萬州，以四日二時五刻，從鋪兵遞傳；自萬州至應城縣九日；應城至行在十四日，則以制司承局承傳，回程如之。惟應城回至萬州，又加四日，每月初三、十八日兩次排發。若有急切軍期，即不拘此。行在都進奏院排發亦如之。自萬州下水，於峽州出陸，至荊門計一千一百里程，以六日半回程加四日。荊門至湖口一千八十里，往回各九日。湖口至行在九百里，往回各七日半。其程限賞罰如舊。而鋪增其一，以寬走卒之往來。蜀去天日雖遠，然置郵之速如此，西天一角不啻畿甸中矣。

再如漢中盆地通至巴蜀之石牛道，《華陽國志》、《水經注》均謂艱險，但棧道的基本數據卻無載。《（大安軍）圖經》則填補了這一空缺。載：“東北通秦隴，西南控川蜀。介居二大國之間，冠蓋往來之沖。棧道連空，極天下之至險。利州至三泉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十八間。護險偏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

五、宋代的商品貿易比之以往有了很大發展，有的還異常活躍。如《成都古今集記》云：“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四川記》則對“九月藥市”的由來和現狀

有詳細的記述：

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號元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昇。自是以來，天下貨藥輩，皆於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於州院街易元龍池中，貨其所齎之藥。川俗因謂之藥市，遞明而散。逮國朝天聖中，燕龍圖肅知郡事，又展爲三日，至十一日而罷。藥市之起，自唐王昌遇始也。

成都九月九日爲藥市。詰旦，盡一川所出藥草異物與道人畢集。帥守置酒行市以樂之，別設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土人盡入市中。相傳以爲吸藥氣愈疾，令人康寧。是日雨，云有仙人在其中。張仲殊作《望江南》以詠之曰：“成都好，藥市晏遊間。步出五門鳴劍佩，別登三島看神仙，縹緲結靈煙。雲影裏，歌吹暖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願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長年。”

六、倉廩，古已有之，宋代有了新發展。太宗淳化三年(992)，爲了平准糧價，設置常平倉，夏秋谷賤時，增價收糴，遇谷貴時則減價出糴。百姓甚得利。宋志中就有很多倉廩方面的記載。倉的種類也很多，如省倉、平糴倉、均糴倉、贍軍倉、鹽倉，均屬於官司。社倉、舉子倉則爲民間。如《建安志》載：

社倉、舉子倉，亦倉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於鄉先生及鄉大夫念饑民之亟求一飽，以輕犯刑辟，於是與其里人相勉以義，協心出力，買田積穀，遇青黃不接，則計口量借之，以贖其急。秋冬之交，則斂而償其初之所貸。

如《延平志》記：

均糴倉，在郡東招福寺之左。端平丙申，董守洪創也。遞年積米五千餘斛，每遇青黃未接之時，發糴濟民，以平市價。

七、學校，風化之本，歷史悠久。而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類型、不同名稱。《南豐郡縣志序目》勾勒出了輪廓。謂：“自古天子諸侯皆有學。夏曰重屋，殷曰辟雍，周曰辟雍，此天子之學也。夏曰廣宗，

殷曰世宗，周曰泮宮，此諸侯之學也。三代盛世，政與教並行，故官府與學校並建。周衰學廢，子衿刺矣。然鄭校議政，子產師之，是猶以學士之言爲可師也。囚馘獻泮，魯人頌之，是國政必繇於學也。侯邦有學，顧水重歟。宋初州縣建文宣王廟，而學則惟汴、睢、洛有之。慶曆四年，始詔郡邑皆立學。”宋代學校除了府學、州學、縣學外還出現了書院。《潯陽志》詳述濂溪書院的創始、規模及其影響。至於塾學尤爲發達，如《延平志》載：“家樂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誦暮弦，洋洋盈耳。”以至《（兗州）圖經》稱：“家家自以爲顏、路，人人自以爲由、求。人皆知讀先聖之書，文質彬彬乎過人，弦誦洋洋乎盈耳。”

八、風俗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宋元時期的生活狀況和習俗，方志中多有反映。如《瓊管志》記海南的風俗：“夏不至熱，冬不甚寒。鄉邑多老人，九十、百年尚皆健步。東坡云：‘食無肉，出無友，居無屋，病無醫。冬無炭，夏無寒泉。’語雖不多，已盡風土之大概。夏無蠅蚋，尤可喜也。”又謂：“其俗樸野，若伯叔兄弟之子，不以齒序。伯之子雖少，皆以兄自居，而叔之子，雖老亦爲弟也。”

如《安康志》載：“俗重寒食，每歲是日，傾家上塚，相饋相飲，其俗大類漢中。遊人相逢，先淺慢數拜，後急深六七拜。如是者三次乃止，則又類洋州。是即皇祐間洋守王沖詩所謂‘鳴佩相逢拜不休’是也。”

對異于中原地區的風俗記載尤詳。如《茂州圖經》：“夷俗壘石爲礪以居，如浮圖數重，門內以梯上下，貨藏於上，人居其中，畜豕於下。高二三丈者，謂之籠雞。《後漢書》謂之邛籠。十餘丈者謂之碉。亦有板屋、土層者。自汶川以東皆有屋宇，不立碉口。豹嶺以西，皆織毛毯蓋屋如穹廬。”《宋遼義軍圖經》載：“婚姻以銅器、氈刀、弩矢爲禮；燕樂以銅鑼鼓、橫笛、歌舞爲樂。”《珍州圖經》還記：“凡交易，刻木爲書契，結繩以爲數。”可見邊遠地區經濟文化之滯後。

九、名勝古跡最惹人注目，本書收錄不少稀見的文字記載。

《成都古今集記》：“犀浦鎮有蓬仙觀，爲蓬真人舊隱也。有四大楠，甚古。陸放翁云：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沈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輛，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仙人蓬君手植也。”

《燕京舊記》：“大永安寺，金翰林修撰党懷英奉敕書。昔有上下二院，皆狹隘，鑿山拓地而增廣之。上院則因山之高前後建大閣，複道相屬，阻以欄檻，俯而不危。其北曰翠華殿，以待臨達，下瞰眾山，田疇綺錯。軒之西壘石爲峰，交植松竹，有亭臨泉上。鐘樓經藏，軒窗亭戶，各隨地之宜。下院之前樹三門，中起佛殿，後爲丈室雲堂、禪寮客舍，旁則廊廡廚庫之屬，靡不畢興。千楹林立，萬瓦鱗次。向之土木，化爲金碧丹砂，旃檀琉璃，種種莊嚴，如入眾香之國。”

再如廣西勾漏山溶洞，歷來爲著名旅遊景點。早在宋代吳元美的《勾漏山十洞記》，就作了逼真、生動的描述，而此書竟爲後人所不知。

十、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在歷史上有紛爭，但更多、更久的是和解與融合。如《渝州志》載：

黔涪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相爲聯屬。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爵命。治平四年十二月知靜蠻軍蕃使守天聖大王龍異閣等入見，詔以異閣爲武甯將軍，其屬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將軍及郎將。熙寧元年有方異玘，三年有張漢興，各以方物來獻，授異玘靜蠻軍、漢興捍蠻軍並節度使。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九十人入覲貢丹砂、氈、馬，賜袍帶錢帛有差，其後比歲繼來，龍蕃眾至四百人往返萬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及，別立首領，以

息公私之擾，命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錄》。客省四方館撰儀，皆著爲式。

《(萬安軍)圖經》謂：

此邦與黎蜚雜居，其俗質野而畏法，不喜爲盜。牛羊被野，無敢冒認。

《歸州舊志》稱：

荆楚之國有巴人，有白虎人，有蠻蜚人。巴人好踏蹄歌，白虎人事道，蠻蜚人與巴人事鬼。紛紛相雜，寢以成風。伐鼓以祭祀，叫嘯以興哀。故人好巴歌，名曰踏蹄。

十一、自《太平寰宇記》問世後，人物就成了方志必記的重要內容。

元《成都志》：紹興中年，成都石經堂內奉有《禮殿聖賢圖》，圖中繪有神農、黃帝、堯、舜、禹、老子、孔子、李冰、漢武帝、司馬相如、諸葛亮、譙周、杜預等 173 人，反映了民眾崇聖、尚賢、尊德的心願。據《永州志》，永州州學內建有“思賢堂”，繪周濂溪、范忠宣、范內翰、鄒道卿、張忠獻五位大儒像。對忠勇報國人士，更入祠或建廟祭之。如《普州志》記杭州“三聖廟”謂：“三聖，皆普慈人也。景思忠戰死於涪井，思立戰死於熙河，思誼死於永樂，後建廟於行在，即旌忠觀之三聖廟也。”

一地能出幾個狀元，則無比榮耀，《(簡州)圖經》載，後蜀至南宋初年，先後出了王歸璞、許將、張孝祥、許奕四名狀元。二百年間“四出大魁”，極爲罕見。

再如《瑞州郡縣志》最早記下了晏殊身世：“晏殊祖墉，唐咸通中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祖父客游臨川，故殊生撫州。七歲善屬文，人目之爲神童。真宗召見，賜出身爲館職。仁宗時爲相，諡元獻。如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等皆出其門。富弼、楊察皆其婿也。又撰《類要》一書行於世。”

十二、一般方志絕少揭露社會矛盾、針砭時弊。現將偶見者筆錄如下：《延平志》在記倉廩中就揭露貪污者：“鄉官非人，與吏爲奸，冒佃隱輸，虛支詭貸，色色有之，民始不沾實惠者矣。”

《相臺志》斥責荒淫無度的齊後主：“貧兒村，在臨彰縣。齊後主高緯天統末，於密作堂側率諸內人閹官等作貧兒村，編蒲爲席，剪茅爲房，斷經之薦，折簀之牀，故破靴履，糟糠飲食，陷井黎竈，短匙破廠，蒿簷不蔽風雨。緯與諸妃嬪遊戲其中，以爲笑樂。又於其傍作一市，多置貨物，緯躬爲市，令胡妃坐店賣酒，而令宮人交易其中，往來無禁，三日而罷。嗚呼！人之昏愚，有若是哉！”趙希循《會心錄》：“北齊主緯，淫荒無度，狎昵非類，于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衣，行乞其間以樂。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鬥雞號開府，皆食其祿，此衛懿公鶴有祿位之類也，欲不亡得乎！”凡此種種，足以說明方志可詳史之略、補史之缺。

最後需說明的是，本書輯自《永樂大典》之佚文，主要爲借用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一書的成果。2005年購得是書後，經與多年摘錄的卡片核對，覺得馬書所輯，文字既完整，編排又得體，遂將萬余張卡片廢棄，作出如是改變。在此向馬蓉四位同志致謝。

限於我們的水平，書中定有不足和不盡人意之處，祈望閱者批評指正。

劉 緯 毅

2011年6月八十初度

凡例

一、本書輯錄宋、遼、金、元失傳方志之佚文，傳世方志不收。爲避免重複勞作，前人和今人已輯之宋《臨汀志》、《吳興志舊編》、《元一統志》、《雲南志略》、《析津志》以及收入《麓山精舍輯本》之佚志，本書不再輯錄和補輯。《永樂大典方志輯佚》之宋元方志，本書未作補正者亦不收。

二、一般方志學論著與方志書目，均不言全國性總志。本書依循梁啟超、李泰棻、張國淦的方志思想，將與郡縣志相輔相成的總志，納入方志範疇。

三、南宋方志引錄的李宗諤《祥符（杭州）圖經》、禎州《祥符圖經》或云《祥符經》、《祥符舊經》等數十種，並非李氏親到當地修纂，而是地方修纂上呈中央，由李宗諤總其成的《祥符州縣圖經》殘卷，本書一律將其編入《祥符州縣圖經》的相應政區中。盡可能保持其原貌。

四、本書編排，首爲總志，郡縣志以現行省（市、自治區）爲單元組合。鑒於宋元建都在汴京、臨安、大都，故河南省、浙江省、北京市排在前列。餘則按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地區爲序。單元內按志書當時政區排列。

五、佚志書名及其撰人，依據目錄學家著錄，或據佚文所署。佚文所署書名缺主語時，本書以其所在政區標明，並加括號以示區別。

撰人未詳者，本書根據最早引用書籍之朝代與佚文內容、下限時間判斷為某朝志書，寫於書名之後。

六、書名下作一解題，簡介其撰人、目錄學家之著錄、政區之治所與領轄範圍。一政區有多種志書時，在首種志書介紹治所、領轄範圍，其後則不重見。

七、同一方志之佚文，多分散於有關古籍中，並失去原書目錄。本書對佚文涉及類目較多者，予以分類，列出子目。

八、佚文每則均原文照錄，加以標點。末端括號註明具體出處，包括書名、卷數、子目，以便稽考。數書同引一則佚文時，以最先者或最詳者為主，其文字差異以腳註指明。

九、原文如字迹漫漶無法辯認者，以□代之。漫漶字數無法計數時，以“闕”字代之。

十、古籍歷經傳鈔，常有後人臆入或點竄之文字，凡此情況，以腳註指出。

十一、佚文凡實詞有誤，以他校法予以勘正。為帝王的避諱字，均恢復原貌，並以腳註說明。

十二、為節省文字，對引用較多的《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大元混一方輿勝覽》、《資治通鑑》、《永樂大典》，分別簡稱為《紀勝》、《勝覽》、《元勝覽》、《通鑑》、《大典》。

目 錄

前言	1
凡例	1
總志	1
祥符州縣圖經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錄二卷	
(宋)李宗諤、王曾纂	1
聖朝郡國志二十卷 (宋)樂黃目纂	11
輿地志 (宋)晏殊纂	15
輿地樞要 宋志	18
皇朝郡縣志一百卷 (宋)范子長纂	19
張洽地理沿革表 (宋)張洽撰	32
契丹志 (宋)王曾撰	33
契丹風俗記 (宋)宋綬撰	33
契丹地志 遼志	34
山林地志集略 遼志	35
金初州郡志 金志	35
金大定職方志 金志	36
金人疆域圖 金志	36
金集禮地志 金志	37
南北對境圖 金志	37
大元混一輿地要覽七卷 (元)郝衡纂	38
河南省	39
東京記三卷 (宋)宋敏求撰	39